

夜色迷蒙,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小雨。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打来电话,约我到位于西郊的一家苏梦斯咖啡店会面,我如期赴约。我来到时,他已在门口等候。我很欣赏“苏梦斯”这个店名。他微微一笑:“这是一个人的名字。”入座后,我便问:“这些年过得可好?”他说:“还好,就是活得很累!”话语间流露出几分伤感。我笑着说:“我们都一样,活得很累!”

我说:“人活一世,心累一生!”他连连点头称是。我们聊了很久,他还像过去一样抽着烟,默默地听我讲。其实我对这位老友已很生疏,30多年前我们是在一次文学创作班上相识的。那时我俩同住一间房,同吃一桌饭,亲密相处了一个多月,成了朋友。

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,但很少联系。后来他发表了中篇小说《地老天荒》。此后他的作品不断见诸报刊杂志。可是,3年前不知何故,突然间销声匿迹,杳无踪影。我环顾四周。只见通道的墙上挂着一幅像片。走近一看,一位美人身着旗袍,神采奕奕,典雅端庄,身后是一片紫色的郁金香。见此照片,我有些惊诧。看我疑惑的样子,他神情郑重地对我说:“她就是苏梦斯,我的妻子!”

我不禁一愣。他告诉我,她已去世两年了。3年前,妻子去成都探望在山区支教的女儿,不幸遭遇车祸,脑部严重受伤。紧急送往医院抢救,虽然保住了生命,但大脑受损严重,一直没有苏醒。为了全心照顾她,他辞去了工作并和女儿带妻子去美国求医,西雅图著名脑神经专家麦克莱对她进行了几个月的全面治疗,但疗效甚微。回国后,病情愈重。在这段身心俱疲的日子里,他每天给苏梦斯朗读他的小说,期盼她能听到他的心声早日醒来。就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,当他读到《地老天荒》最后结尾时,突然看见她的眼角流下了一行泪水。他惊喜地以为是听觉有了反应,想不到竟是苏梦斯在向 he 作别。

他告诉我,妻子生前有个愿望,找一个清静地方开一家小小的咖啡店,

三位剃头师傅,绰号分别为特务、老头、红鼻子,活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沪北张庙地区。

缘何如此绰号,不得而知,大家都叫,反而自然习惯了。我记得以前张庙有家国营理发店,里面五六只黑色的大座椅,一侧的凳子上坐满了翻报纸排队等候的人。剃头师傅一边理发,一边聊天。差不多时,剃头师傅将座椅摇几下,原先坐着的人,就半躺着等师傅刮胡子。我坐过几次大座椅,有种被淹没的感觉。我更多是等待那些走街串巷的流动剃头师傅,譬如特务、老头、红鼻子,原因很简单:剃头技术不错,不用排队还便宜。老头和红鼻子是拎着一只镶燕尾槽的木质工具箱,特务则手拿布袋。“剃头!”三人皆苏北口音,走着,吆喝着。有时,在楼下玩,听到“剃头”的吆喝,正好我头发也长了,就递上一角钱,套上白布兜站着,十来分钟理完,脱掉白布兜回家洗遍头,觉得自己脑袋干干净净了。

三位剃头师傅中特务手艺最佳,这是听众人传播的。我是一个小孩只要理得齐整,遇上谁,就是谁。一次,邻楼一位捣蛋鬼趁老头专注剃头,把他的工具箱藏起来。老头找不到工具箱,如何继续做生意?他板住脸望着几个小孩,瞅准了平日最顽皮的,捣蛋鬼心虚拔脚就逃,老头一边追,一边嘴里骂着难听的话。三人中,红鼻子有点流氓腔,没人敢欺负他。给人剃头的时候,几个青少年围着,与其说看他剃头,不如说要看他的荤段子。

后来,传闻老头剃了一次死人头,有人怕晦气,不找老头剃头。有人信,有人不信,怀疑是特务或者红鼻子说的,同行竞争嘛。其实七十年代,张庙地区已有二个工作新村,几百个楼门牌号,够他们三人周转的。所以,老头并没退出三人的“剃头”吆喝圈,风波过后,他们依然“三分天下”。

八十年代初,社会上流行烫发。三位剃头师傅开始上门帮家庭主妇扎卷烫头发,忙得不亦乐乎。九十年代以后,找他们理发的人越来越少了,他们也渐渐地被人忘记了。

最近我们一条弄堂里长大的朋友聚会,回忆当年,大家又都提起了三位剃头师傅,这些手工艺者谋生手段单一,遇到雨雪天,就得待在家里发愁,相比我们在工厂工作的父亲,他们要养活一家人真不容易啊。说起邻楼那位捣蛋鬼还藏过剃头师傅的工具箱,让他没做成生意,他红着脸说小时候太不懂事了,此时在大家的心里涌动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敬意。

苏梦斯咖啡店

戴建石

旗袍,神采奕奕,典雅端庄,身后是一片紫色的郁金香。见此照片,我有些惊诧。看我疑惑的样子,他神情郑重地对我说:“她就是苏梦斯,我的妻子!”

我不禁一愣。他告诉我,她已去世两年了。3年前,妻子去成都探望在山区支教的女儿,不幸遭遇车祸,脑部严重受伤。紧急送往医院抢救,虽然保住了生命,但大脑受损严重,一直没有苏醒。为了全心照顾她,他辞去了工作并和女儿带妻子去美国求医,西雅图著名脑神经专家麦克莱对她进行了几个月的全面治疗,但疗效甚微。回国后,病情愈重。在这段身心俱疲的日子里,他每天给苏梦斯朗读他的小说,期盼她能听到他的心声早日醒来。就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,当他读到《地老天荒》最后结尾时,突然看见她的眼角流下了一行泪水。他惊喜地以为是听觉有了反应,想不到竟是苏梦斯在向 he 作别。

他告诉我,妻子生前有个愿望,找一个清静地方开一家小小的咖啡店,

三位剃头师傅,绰号分别为特务、老头、红鼻子,活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沪北张庙地区。

缘何如此绰号,不得而知,大家都叫,反而自然习惯了。我记得以前张庙有家国营理发店,里面五六只黑色的大座椅,一侧的凳子上坐满了翻报纸排队等候的人。剃头师傅一边理发,一边聊天。差不多时,剃头师傅将座椅摇几下,原先坐着的人,就半躺着等师傅刮胡子。我坐过几次大座椅,有种被淹没的感觉。我更多是等待那些走街串巷的流动剃头师傅,譬如特务、老头、红鼻子,原因很简单:剃头技术不错,不用排队还便宜。老头和红鼻子是拎着一只镶燕尾槽的木质工具箱,特务则手拿布袋。“剃头!”三人皆苏北口音,走着,吆喝着。有时,在楼下玩,听到“剃头”的吆喝,正好我头发也长了,就递上一角钱,套上白布兜站着,十来分钟理完,脱掉白布兜回家洗遍头,觉得自己脑袋干干净净了。

三位剃头师傅中特务手艺最佳,这是听众人传播的。我是一个小孩只要理得齐整,遇上谁,就是谁。一次,邻楼一位捣蛋鬼趁老头专注剃头,把他的工具箱藏起来。老头找不到工具箱,如何继续做生意?他板住脸望着几个小孩,瞅准了平日最顽皮的,捣蛋鬼心虚拔脚就逃,老头一边追,一边嘴里骂着难听的话。三人中,红鼻子有点流氓腔,没人敢欺负他。给人剃头的时候,几个青少年围着,与其说看他剃头,不如说要看他的荤段子。

后来,传闻老头剃了一次死人头,有人怕晦气,不找老头剃头。有人信,有人不信,怀疑是特务或者红鼻子说的,同行竞争嘛。其实七十年代,张庙地区已有二个工作新村,几百个楼门牌号,够他们三人周转的。所以,老头并没退出三人的“剃头”吆喝圈,风波过后,他们依然“三分天下”。

八十年代初,社会上流行烫发。三位剃头师傅开始上门帮家庭主妇扎卷烫头发,忙得不亦乐乎。九十年代以后,找他们理发的人越来越少了,他们也渐渐地被人忘记了。

最近我们一条弄堂里长大的朋友聚会,回忆当年,大家又都提起了三位剃头师傅,这些手工艺者谋生手段单一,遇到雨雪天,就得待在家里发愁,相比我们在工厂工作的父亲,他们要养活一家人真不容易啊。说起邻楼那位捣蛋鬼还藏过剃头师傅的工具箱,让他没做成生意,他红着脸说小时候太不懂事了,此时在大家的心里涌动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敬意。

苏梦斯咖啡店

戴建石

苏梦斯咖啡店

戴建石

戴建石

对陌生人生微笑

苏左

其实,只要心中有善,有着平等观念和对他人的尊重,他总是有微笑示人,无论是对哪种肤色,无论是对达官贵人,还是对平民百姓,乃至街头车夫、保洁阿姨。而每一个微笑的有无,也会悄悄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情怀与品位。善于微笑,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便会感到这个城市的热情与开放。真正的敞开胸怀的大气,而面目呆滞、时时带着警惕的目光看人,那么,城市的客人难免觉得这个城市难以接近,无论它外表多么现代,文化遗迹多么丰厚。

对陌生人生微笑,不是空口鸡汤,是关乎城市文化的重要命题。

不图什么,只求快乐。“你

可在此静心写作,我可为你端茶送水!”这是她经常说的话。为了实现她的愿望,他倾其所有,以“苏梦斯”之名,在此开了这家咖啡店。虽然生意清淡,但寄托了对爱妻的深深思念。他说:“我每天来这里同她说话,她就不会感到寂寞了。”

我们相对无言,沉默许久,我起身走到苏梦斯遗像前鞠躬致礼。此时此刻,我们不需要任何安慰。正如他在《地老天荒》序言中所写:“生命就如朝阳升起,夕阳落暮。在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,生命和爱情,精神和信念与宇宙同在。虽然人生饱经风霜,爱情历经磨难,但是精神永恒不灭,爱情至死不渝……”

雨夜,我们相拥而别。我说:“我会经常来这里坐坐!”他摇摇头说:“今天你是最后一位来客,明天咖啡店将停止营业,这里马上就要拆迁!”看他依依难舍的眼神,我突然明白了他今日约我来此的深意。

我走了很远,他还在门口站立。寂寥岁月中的忠贞守望,心中的“苏梦斯”永远不会“拆迁”!我最后一次回眸雨中的苏梦斯咖啡店,如梦如幻般的美丽。

一日,儿子

阳光里的尘埃

黄小平

“四月晴,柳返青,冬尽冰雪化,报春婆婆丁。”大兴安岭下乡间的这几句俗语,说的是这里进入四月的时候,天气乍暖还寒,柳枝变柔返青,随着冰雪化去婆婆丁冲出泥土展现春色了。婆婆丁就是蒲公英,婆婆丁好看好吃。

我来到大岭底下长胜乡的那天,春风徐徐,才从沃土里拱出来的婆婆丁,是这里最先冒绿的,那伸展的叶子绿得新鲜,细嫩的茎,长长的细细的根白得精致。正午之时,阳光充足,采摘婆婆丁的男女老幼用手尖掐拿剪刀剪,麻利地忙忙火火,有说有笑,满面春风,别有情趣。乡长大宋告诉我,婆婆丁是大兴安岭地区最早的春菜,不但新鲜好吃,而且有解毒、去火、利尿、缓泻、利胆等功效。我不禁一拍巴掌;

对陌生人生微笑

苏左

其实,只要心中有善,有着平等观念和对他人的尊重,他总是有微笑示人,无论是对哪种肤色,无论是对达官贵人,还是对平民百姓,乃至街头车夫、保洁阿姨。而每一个微笑的有无,也会悄悄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情怀与品位。善于微笑,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便会感到这个城市的热情与开放。真正的敞开胸怀的大气,而面目呆滞、时时带着警惕的目光看人,那么,城市的客人难免觉得这个城市难以接近,无论它外表多么现代,文化遗迹多么丰厚。

配镜记

张健桐

一条街上标有市劳模罗彩鹃的那家当是首选。十几年前配镜时就一眼相中敢挂名经营的这家店,人说“没有三分三,怎敢上梁山?”挂名应该是种自信吧?果然眼镜用了这许多年,没有喇叭腔。

店虽一如既往地顾客盈门,只一会儿那位时髦精干的阿姨就接待了我,她将我的旧镜片在设备上扫描后三下五除二很快就验好了光,“度数深多了,要注意保护眼睛哦。”她谆谆告诫。我想既然是专业店嘛顺便买一个放大镜,阿姨说眼镜都配准了,不必再买放大镜。这人有钱不挣干脆得挺怪,我问“你就是劳动模范?”她点头:“我是罗彩鹃。”并顺手递过一张晚报让我看小字,煞清!连镜框才100元。记得手上这副旧的是80元,都几十年了,有良心。

于是再加配一副平日戴的。罗师傅低声说:“平时戴的关乎脸面,配好点的。再说你鼻梁不高,板材框一出汗就下滑,配金属的,鼻梁拗高点好哦?”边说边拿出一副很别致的边角双框的红色金属架,我喜欢,又立马成交了。

等着加工镜片的当儿,我无所事事就旁观罗师傅做生意。他果然是店里的灵魂,验光、选框这类技术活儿以她为主,她自信满满的作派绝对气场强大,三两下就把几个顾客顺次搞定了。一位五十上下不戴眼镜的男士验完老光要选镜了,罗师傅的报价有趣,从10元起报,20、30、40、50元的都有。那男子说要看好点的,于是也选了副100元的。我在旁边忍不住插嘴了:“罗师傅,人家做生意都先报大价钱,你怎么倒过来的?”罗师傅说:“我们面向老百姓,不斩人家,多数人还是求实惠的。”我深以为然,这不,旁边一顾客拿来一副镜架掉了个螺丝,营业员给配好

变形,且材质太硬,拗不过来了,还整了形,也没见收

钱,挺暖的。

这边又一个顾客说要找劳模了,她配了单个镜片,说戴着不舒服,年轻营业员说事先已解释过那镜架七歪八斜的,不好弄。罗师傅一边卸螺丝一边严肃地问是谁加工的,看来有人要挨板子了。接着她很吃力地弄,螺丝刀一滑手都出血了,不当回事,但最后还是摇摇头,对顾客好言解释道:“的确不怪任何人,你这镜架已

品春

王忠范

袋子鼓了,筐篓满了,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回家了。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结伴而行,顺路到河里捞几条开河鱼,说吃婆婆丁喝鲜鱼汤,就尝到春天的滋味了。女人们三五结伙地走进柳树林,伸手轻抚开始变得柔柔软软的柳枝,这叫摸春。有句俗话:“女人摸到春,好日子进家门。”那些姑娘小伙采罢婆婆丁后,说说笑笑相互追赶,很快钻进山上的林子中谈情说爱去了。乡长跟我挤弄一下眼睛:“他们春天的故事更甜蜜。”

七夕会

美食情怀

你会对陌生人生微笑吗?这个问题,很多人大概难以回答。但是,当一座城市正在走向国际化,这又是每个人应该做到的。

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旅行,一次在街心公园为朋友拍照,就有一位瑞典女青年停下,微笑着主动做手势问我们,需要两个人合影吗?我们谢绝后,她又微笑着离去。这位瑞典女青年的微笑和热心,让我们对这个城市心存温暖。

微笑展示着一个人的快乐和热情,发自内心的笑容,能照亮所有看到他的人。遗憾的是,这种情况大多只发生在熟悉的人之间。当看到陌生人时,大多是面无表情、观察猜度,让本可以接近交流的机会擦肩而过。

年纪上去了,常用的那副老光镜已服务多年,不给力了,还是去配一副吧。

青云路眼镜一条街上标有市劳模罗彩鹃的那家当是首选。十几年前配镜时就一眼相中敢挂名经营的这家店,人说“没有三分三,怎敢上梁山?”挂名应该是种自信吧?果然眼镜用了这许多年,没有喇叭腔。

店虽一如既往地顾客盈门,只一会儿那位时髦精干的阿姨就接待了我,她将我的旧镜片在设备上扫描后三下五除二很快就验好了光,“度数深多了,要注意保护眼睛哦。”她谆谆告诫。我想既然是专业店嘛顺便买一个放大镜,阿姨说眼镜都配准了,不必再买放大镜。这人有钱不挣干脆得挺怪,我问“你就是劳动模范?”她点头:“我是罗彩鹃。”并顺手递过一张晚报让我看小字,煞清!连镜框才100元。记得手上这副旧的是80元,都几十年了,有良心。

于是再加配一副平日戴的。罗师傅低声说:“平时戴的关乎脸面,配好点的。再说你鼻梁不高,板材框一出汗就下滑,配金属的,鼻梁拗高点好哦?”边说边拿出一副很别致的边角双框的红色金属架,我喜欢,又立马成交了。

等着加工镜片的当儿,我无所事事就旁观罗师傅做生意。他果然是店里的灵魂,验光、选框这类技术活儿以她为主,她自信满满的作派绝对气场强大,三两下就把几个顾客顺次搞定了。一位五十上下不戴眼镜的男士验完老光要选镜了,罗师傅的报价有趣,从10元起报,20、30、40、50元的都有。那男子说要看好点的,于是也选了副100元的。我在旁边忍不住插嘴了:“罗师傅,人家做生意都先报大价钱,你怎么倒过来的?”罗师傅说:“我们面向老百姓,不斩人家,多数人还是求实惠的。”我深以为然,这不,旁边一顾客拿来一副镜架掉了个螺丝,营业员给配好

变形,且材质太硬,拗不过来了,还整了形,也没见收

钱,挺暖的。

这边又一个顾客说要找劳模了,她配了单个镜片,说戴着不舒服,年轻营业员说事先已解释过那镜架七歪八斜的,不好弄。罗师傅一边卸螺丝一边严肃地问是谁加工的,看来有人要挨板子了。接着她很吃力地弄,螺丝刀一滑手都出血了,不当回事,但最后还是摇摇头,对顾客好言解释道:“的确不怪任何人,你这镜架已

品春

王忠范

袋子鼓了,筐篓满了,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回家了。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结伴而行,顺路到河里捞几条开河鱼,说吃婆婆丁喝鲜鱼汤,就尝到春天的滋味了。女人们三五结伙地走进柳树林,伸手轻抚开始变得柔柔软软的柳枝,这叫摸春。有句俗话:“女人摸到春,好日子进家门。”那些姑娘小伙采罢婆婆丁后,说说笑笑相互追赶,很快钻进山上的林子中谈情说爱去了。乡长跟我挤弄一下眼睛:“他们春天的故事更甜蜜。”

七夕会

美食情怀



对浓油赤酱情有独钟的上海人对酱油难免有种偏爱,“钱万隆”是诸多上海人的心头好。

一百多年前,乡绅钱锦南建立了万隆酱园,那时,制作酱油需要大量的盐,而盐在当时可是官府严格控制的一种物质,寻常百姓家的饭桌上自然见不到它的身影。嘿,那会儿能“打酱油”的可都并非等闲之辈哩!

这最初给达官贵人享用的舌尖美味,制作起来相当讲究,据说,从投料到榨出需要一年的时间,只有历经“春准备、夏造酱、秋晾晒、冬成酱”四季,才能酿出鲜得能让眉毛掉下来,香得令人把持不住、非得再尝一口的摄魂力。而花费一年酿得的酱油还只是仅可蘸着吃的“生抽”,若要拿来烧红烧肉、八宝鸭等硬菜,得再晒上一年,在生抽的基础上翻酱,历经三伏天日晒,秋后陈酿,到了冬天才能收获味道更为醇厚的老油。

用一两年的时间来晒制一缸酱油,这似乎与黄浦江畔高速发展的一切格格不入,而“钱万隆”却将这份慢速中酝酿的习惯传承至今。在四周现代化厂房的包围之下,几十只酱缸安静地躺在一个用篱笆围起的小天地中,尽享天地灵气的惠泽,在四季变化中静候那份需要时间才能成就的滋味。据说,在至关重要酿造阶段,厂里的老师傅会睡在缸的旁边,担心温度、湿度的些许变化会影响酱油的诞生,直到闻到那一股熟悉的香味飘来才能安心回家。

百年过去了,如今的“钱万隆”拥有了两块引以为荣的“金字招牌”,一块是清朝光绪年间获授的“官酱园”烙金招牌;另一块则更珍贵:2008年,钱万隆酱油酿造技艺被国家文化部登记为国家级非遗项目。

非遗传在身边

院查一查再说。”果然不幸言中。且事后回到这儿配合适的眼镜也只花了100元。女顾客感激得买了盒巧克力给罗师傅,罗师傅婉拒道:“你在我店配镜我们已经有利润了,哪能再收礼?”女顾客说,从此,她的家人、邻居配镜都认罗师傅。

怪不得一条眼镜街,就数这家店最热闹,“劳动模范”这个称号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有分量的,罗彩鹃虽已退休十几年,光荣可没褪色哦。

采摘回来的婆婆丁,当天就要食用,这是趁新鲜品春。乡长大宋把我领进一个宽敞明亮的农家大院,他说这是他的老叔家,我自然跟着叫老叔了。老叔说,贵客临门,就吃婆婆丁宴,大家一起品春吧。老婶先是端来一大盘水灵灵、翠翠生生没做任何加工的生婆婆丁,可蘸着辣椒鸡蛋吃。接着端来用开水焯过的婆婆丁,淋上少量麻油和香醋,细搅拌均匀,绿盈盈的清淡淡的。老婶又端来肉炒婆婆丁,油亮亮脆嫩嫩香喷喷,色泽鲜透。还有把婆婆丁切碎,用面加佐料揉搓后炸成菜丸子,好像盎然春意装在盘和碗里。大家纷纷下筷欢吃起来,新鲜、油滑、脆嫩,稍苦又爽口,满嘴都是田野的香气与阳光的味道。如此品味春天,让人有了春天的心情。

绿池不大,中间一个水池,上面漂着浮萍。池四周种满了绿树,绿树下的草坪上开着各色花。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,抚在身上、脸上,有一种惬意感。你眯缝着眼睛,春天的风时不时地掠过,夹着草的清香,让你忍不住会深深地嗅一下。你静静闲坐在绿荫中,马路近在旁边,车来回穿梭,但城市的喧嚣,似乎却远在他方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